



紅岩

(話 劇)

李岩 仲繼奎 張炬編劇

紅 岩

(四幕十一場話劇)

李岩 仲繼奎 張炬編劇

根據羅廣斌、楊益言著同名小說改編

中國戲劇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紅 岩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807 字数 79,000 印张 $4\frac{1}{2}$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插页 4

1964年6月北京第1版

196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6000册 定价(4)0.42元



第 三 場

成崗(右二)被捕前向媽媽告別。

CACH/01

中国铁路文工团話剧团演出剧照



第 四 場

許云峰：“讓我們迎着胜利的曙光，看共产主义紅日出現在东方！”



第 五 場

江姐(左):“同志們,竹簽子是竹子的,共产党人的意志是鋼铁的!”



第 九 場

山城即将解放，忍辱负重十五年的共产党员华子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接受了狱中党的重大任务。

人 物 表

許云峰——男，三十多岁。中共重庆市委委員。

江雪琴——女，三十岁。中共重庆市沙磁区委書記，同志們叫她江姐。

成 崗——男，二十多岁。中共黨員，《挺进报》負責入之一，公开身份是长江兵工厂附屬修配厂厂长。

华子良——男，五十多岁。原中共华蓋山根据地党委書記。

刘思揚——男，二十多岁。中共黨員。

龙光华——男，三十多岁。中共黨員，被囚于“白公館”的新四軍战士。

丁长发——男，四十多岁。中共黨員，被囚于“白公館”的农民。

胡 浩——男，二十几岁。被囚于“白公館”的流亡学生。

孙明霞——女，二十岁。中共黨員，刘思揚的未婚妻。

李青竹——女，三十多岁。中共黨員，被囚于

“白公館”的农村干部。

陈松林——男，二十岁。中共党员，沙坪书店店员。

甫志高——男，三十几岁。原系中共区委委员，后叛变投敌。

老林——男，三十岁。中共党员，公开身份是“白公館”看守。

成媽媽——女，五十岁。成崗之母。

小萝卜头——男，九岁。楊虎城秘书宋綺云之子。

刘明揚——男，三十多岁。刘思揚之二哥，商人。

解放軍指揮員

解放軍战士們

工人糾察隊員們

徐鵬飛——男，四十几岁。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偵防处长。

沈养斋——男，五十岁。国民党西南特区副区长兼偵防处副处长。

郑克昌——男，二十多岁。国民党特务，曾化名老朱、高邦晋等。

魏吉伯——男，三十多岁。偵防处行动科长。

猩猩——男，四十多岁。“白公館”看守所
长。

猫头鹰——男，三十几岁。“白公館”看守长。

老蔣头——男，六十一岁。国民党員。

看守甲、乙、丙等

特务甲、乙、丙等

第一幕

第一場

〔一九四九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阴云密布，風雨欲来。〕

〔在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偵防处处长徐鹏飞办公室里，通过落地大窗，望得見阴云籠罩下的山城夜色。一个中等身材、身体肥胖的中年人在窗前站立，像是等待着什么。由于室内暂时没有灯光，我們还望不清他的面孔，只見他嘴上烟头的火光一明一暗，照見了他肩章上一顆銀色的梅花。〕

〔无綫电滴滴嗒嗒的响声时断时續。突然，远处响起了尖厉刺耳的警車声，声音渐近。少頃，一道強烈的警車灯光柱掠过玻璃窗，接着是警車煞住的声音。窗前的人迅速扭轉身开亮了办公桌上的台灯。这时，我們才看清，他正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偵防处

处长徐鹏飞。

〔門外有人喊：“报告！”〕

徐鹏飞 进来！

〔魏吉伯上。〕

魏吉伯 报告处座，云阳县共党分子抓到。

徐鹏飞 立刻审讯！如有重要口供及时来报。

魏吉伯 是。（下。）

〔特务甲上。〕

特务甲 报告！保密局急件。（递上一封信，下。）

徐鹏飞 （拆信，讀）“……限定你处在一周内，将重庆共党地下組織全部破获……”

〔此时，从刑訊室內傳来了魏吉伯粗暴的拷問声，鞭打声，以及老蔣头凄厉的惨叫。徐鹏飞若有所思，将“保密局急件”擲于桌上。电话鈴响。〕

徐鹏飞 （接电话）对，我就是！什么？邮檢組又发现了《挺进报》？誰寄的？嗯？查不出来？总裁手令：限你們在三天內找到《挺进报》的巢穴，否則，提你的狗头来見！（扔下电话筒。）

〔門外魏吉伯喊：“报告！”〕

徐鹏飞 进来！

〔魏吉伯上。〕

徐鹏飞 （急切地）有口供嗎？

魏吉伯 报告处座，他已供认是共党云阳县委书记。

徐鹏飞 什么？县委书记……你没有弄错吗？

魏吉伯 是他亲口供认的。（递上一份口供）审讯还在继续进行。（欲下。）

徐鹏飞 回来！把他带这里来审。

魏吉伯 是。（下。）

徐鹏飞 真想不到，共产党里也有好对付的角色……（翻阅口供）怎么？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县参議員都是共产党？……

〔門开，老蔣头面无血色，身体抖索着被特务乙、丙拖上。〕

徐鹏飞 你叫什么名字？

老蔣头 （望了望徐鹏飞）回……回禀长官，在下……姓蔣。

魏吉伯 叫什么名字？

老蔣头 人……人称蔣大爷。

魏吉伯 （大声地）問你名字！

老蔣头 啊……噢，在下草……草字炳章。

魏吉伯 多大岁数？

老蔣头 去年才……才滿一个花甲，六十一了。

魏吉伯 什么时候入党？

老蔣头 民国……民国二十五年。

徐鹏飞 （突然发問）党内职务？

老蒋头 这……

魏吉伯 說!

老蒋头 (对徐鹏飞指魏吉伯)就是他說的那个……县委书记。

魏吉伯 你的入党介紹人是誰?

老蒋头 是王大爷,我交了三張……不,記不清了,大概是四張像片,請了两桌酒席,送了三份礼,后来……后来就发了党证。

魏吉伯 有什么活动?

老蒋头 沒……沒什么活动。

魏吉伯 胡說!

老蒋头 就是在我的茶館里吃吃茶,評……評評理,在碼頭上收点头錢……

魏吉伯 你的入党动机?

老蒋头 动机?沒有动机呀……

魏吉伯 狡辯!

老蒋头 那是王大爷坑害人,他說参加了好,人多势力大,还說我姓蒋,蒋委員長也姓蒋,一笔难写两个蒋字……

徐鹏飞 (突然站起)你到底参加的什么党?

老蒋头 我……我也搞不清楚,王大爷說是……国民党。

徐鹏飞 什么?(对魏吉伯)你……(欲发作,又平静下来)把他帶下去!

〔特务乙、丙拖老蒋头下。〕

老蒋头 (边走边嚎) 长官，我这都是实话，长官，饶了我吧……

徐鹏飞 (大怒，对魏吉伯) 你，你这是搞些什么名堂？

魏吉伯 误会，这完全是误会，处座请息怒，我马上把他释放！（欲下。）

徐鹏飞 回来！谁让你释放？

魏吉伯 这……

徐鹏飞 他是打进我们内部的中共云阳县委书记，你马上将和该案有牵连的公安局长、法院院长等有关人员一律逮捕，并写出书面报告，立即上报保密局。

魏吉伯 处座，这……这都是咱们自己人，不是共产党……

徐鹏飞 (厉声地) 你不会让他们是？（将口供扔给魏吉伯。）

魏吉伯 啊？是是，就让他们是。（下。）

〔突然远处汽笛长鸣，室内电灯骤灭。徐鹏飞大惊。〕

徐鹏飞 (抓起电话筒) 怎么回事？什么，电厂工人罢工？我命令你们，立即查清策划罢工的首脑分子！什么？查不出来你要受军法制裁！（扔下电话筒。）

〔特务甲端蜡烛上，沈养斋不声不响地随入。〕

徐鹏飞 (抓起另一电话筒)接西南特区,给我找沈养斋!

沈养斋 (慢条斯里地)不用找,我已经来了。

徐鹏飞 啊?(脸上闪过一丝尴尬的笑容)养斋,你来得正好。

[特务甲下。

沈养斋 处座找我有何吩咐?

徐鹏飞 你看看共产党嚣张到什么程度了!请看,(将《保密局急件》递给沈养斋)这是总裁手令!

沈养斋 (读信)“总裁与美国特别顾问一再限期破获中共领导机关,而你处侦防工作一无进展,共党地下活动日益加剧,长此以往,西南前途殊堪焦虑,总裁甚为不快,为此,下达……”

徐鹏飞 (不耐烦地)算了算了!这已经是总裁第三次手令了,看来我只有以身试法了。(讥讽地)破获中共领导机关的功劳,定由你们西南特区独占罗,而你这个特区副区长,将要和区长严醉共享总裁之嘉奖呀!

沈养斋 处座说哪里话,如今严醉借美国顾问之力青云直上,而我这个副区长在他手下有职无权,空有一番报效党国之心呀!

徐鹏飞 唔?这么说,你是特地向我诉苦来的?(眼光紧紧地盯住沈养斋)难道就没有别的话说吗?养斋,我可不喜歡繞弯子,痛快点,把你的情报拿

出来！

沈养斋 啊？哈哈，处座的眼睛好厉害呀！佩服佩服！
(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材料递给徐鹏飞) 处座，这份材料得来可不易呀，毛局座把我安置在西南特区，让我时刻监视严醉的活动，可是，这个家伙老奸巨滑，行踪十分诡秘，我是很难下手啊。今天早晨，他乘飞机赴云南视察工作去了，我才乘机抓到了这份材料，特地火速赶来向您报告。您知道吗？他早已派遣了得力人手打进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老同学，你我还蒙在鼓里呀！

徐鹏飞 什么？他什么时候动的手？为什么不来向我报告？

沈养斋 严醉有美国顾问团作靠山，还能把您放在眼里？他不仅不向您报告，并且密令西南特区所有特工人员，一律严禁向贵处汇报工作，依我看，这是要把您挤下宝座呀！

徐鹏飞 好你个严醉，这是放我的冷箭呀！

沈养斋 俗话說得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何不乘他外出未归之际，把他已经获得的线索抓到我們手里，来他个先发制人，处座以为如何？

徐鹏飞 他所派遣的特工人员叫什么名字？

沈养斋 郑克昌。

徐鹏飞 从何处下手？